

通俗
通语
清说
小说
明小
研究

焉孝宗乾淳间 金溪
昌言为学当先立乎其大
理与紫阳之学相表里
理为始事必流于
交互辩难学术疲溺为
学以纘绪中原文献相
富而与朱陆成晶
山鹄湖寺旨在折衷
诸家鹄所相对执
于我国代学术争鸣白
米熊划一而其右汤石

《鵝湖書院志》



明清通俗 小说语汇 研究

《古本小说集成》和《古本小说丛刊》中影印收录了为数众多的明清小说，我们尽量以这些本子作为研究对象，力图对通俗小说中的口语词的状况做一个考察，尽自己的能力，尽可能就词语的语源和演变给予一定的解释，注意在整个词汇体系的框架内去探讨具体词语动态调整变化，并顺带对明清小说的整理的规则做一些探讨。

ISBN 978-7-5392-5064-9



9 787539 250649 >

定价：58.00元

曾 良 / 著

■ 鹄湖学术丛书

明清通俗 小说语汇 研究

◎ 江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通俗小说语汇研究/曾良著.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1905. 6

ISBN 978—7—5392—5064—9

I. 明… II. 曾… III. 古典小说—词语—文学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0771 号

明清通俗小说语汇研究

MINGQING TONGSU XIAOSHUO YUHUI YANJIU

曾良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jxeph.com>

E-mail: jxeph@public.nc.jx.cn

(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 330008)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960 毫米×680 毫米 16 开本 26.5 印张 330 千字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2—5064—9 定价: 58.00 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我社产品制作部调换

电话: 0791—6710427(江西教育出版社产品制作部)

本课题的研究获厦门大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项目编号: 2007B084)

江右学术，推轮于两汉，蕴积于六朝，荡摩于唐季，勃兴于两宋。两宋之际并起特立而为一代之宗者，大有人焉。孝宗乾、淳间，金溪陆九渊以扫空千仞、壁立万仞之势，昌言为学当先立乎其大，以发明本心为始事，以尊德性为宗，而与紫阳之学相抗争，谓紫阳之学以道同学为主，视格物穷理为始事，必流于支离。两家门径既别，遂相持不下，交互辩难，学术波澜为之迭起。适其时金华吕祖谦承其家学，以缙绪中原文献相标榜，加之不名一师，不私一说，兼收并蓄，而与朱、陆成鼎足。乃于淳熙二年（1175），亲约朱、陆等会于铅山鹅湖寺，旨在折衷两家异同，期归于一。于是三大主将齐聚鹅湖，相对抗手，各申己说，非仅极一时之盛，而实开我国古代学术争鸣自战国以后未有之局。虽异同犹是，未能划一，而其启沃后世之至深至远者，固不在此也。

——《鹅湖书院志》

在学术图书出版叠床架屋之今日，要为自己操持的一套深度原创性学术专著取一个满意的丛书名称，着实费了我们几个愚钝的编书匠不少心思。某秋日，陪学界同道至铅山鹅湖书院寻踪朝圣，于习习秋风中目睹“斯文宗主”、“圣域贤关”诸多旧墨遗痕，不

禁感怀寄意，遥念起八百余年前极一时之盛的“鹄湖之会”，朱、陆辩难论诘之情形，依旧令人景行行止，温情与敬意填塞胸臆。蓦然间我们发觉：还有什么比用“鹄湖”来命名它更为合适的了？！

朱、陆所生活之宋代，乃中国文化之重要转折期与特出鼎盛期。陈寅恪先生曾推许：“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而作为宋代文化中心之一的江西，时人亦多有“人才之盛，甲于天下”、“国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之美誉。在此时空交结点上出现的鹄湖学术盛会，并非横空出世之偶然事件，而实崭露出一个思想活跃、诸说并起之学术繁兴时代，昭示着一处文化中心区域人文蓊郁、群星璀璨之阔大气象。作为一家地方出版社，我们从不以地域自囿，从不因地处边缘自惭，而一向努力追求胸怀中华文心学脉、放眼天下学术图景以尽当代出版人一己之学术文化担当；况且沾溉于如此悠远之地域文化资源，沐浴于千年不绝之流风遗韵，我们无法不油然对这份赐福深怀感激，并常萌生将其继往开来、光大发扬之念想。“鹄湖学术丛书”之所以能够问世，与这种历史深处的人文底蕴时时在催促着我们戮力勤勉是分不开的。

要进一步说，我们坦言，以“鹄湖”为一学术丛书命名，还有深意存焉。在今天的各类辞典及史论著述里，“鹄湖之会”被简单地定义为朱熹之客观唯心主义与陆九渊主观唯心主义之争。事实上，历史本身所蕴涵的内容与精神，远比历史的描述与记录丰富、深远得多。朱陆之异，首在为学工夫。朱熹指陆九渊的“脱略文字，直趋本根”是近于禅学，所谓“其病却是尽废讲学而专务践履”，而主张以“道问学”为重；而陆九渊则责朱熹的“即物穷理”是“留情传注”、“增疣益赘”，所谓“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而力辩以“尊德性”为先。这种学术分野，与当代学界近年的“思想”与“学术”之争，颇有异代同调、契合暗通之处，堪引以廓清今日之喧嚣与迷茫。鹄湖数日，朱陆双方细参异同，各抒己见，反复讲论，

但最终彼此存异，不合而罢。此后两家门人，各有所宗且互竞争雄，恰如两水分流，双峰并峙，在思想史上流行、弘大为程朱与陆王二大学派。而双方于此颉颃互异之中，又不乏同情理解之心：朱熹晚年颇悔其支离训诂之失，而陆子不久亦有自责“粗心浮气”之语。所谓学术和而不同、各美其美，而又有克己之勇与服善之诚，此诚学人戒偏戒执之至道和现代学术精神之首端要义，与当代学人所谓“于己理论彻底而于人学术宽容”一说，不亦有精神相通之处乎？至于其他，如古代士子问道游艺四方的良好风习、于民间书院中接“学术地气”而使个体元气酣畅之追求、讨论天理心性之类形而上问题所体现出的自由与想像、学术对手相互切磋砥砺的进学之道、“志同道合，极论无猜，降心从善”的学术胸襟等等，凡此“鹅湖之会”中所荷载之种种，皆为值得我们今天弘扬推重之优秀学术传统。由其光大的古代学术会讲制度，在近现代发展为各种研究会、讨论会，成为推动学术与时俱进的重要方式与动力。但其中至为重要者乃在于，“鹅湖之会”所蕴涵的学术精神，无疑有望成为促进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种重要历史资源与一剂针石良药。质言之，“鹅湖之会”之所以被定格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一场影响深远的辩论会和一段流传千古的士林佳话，并非因为其所具论百世不易，而乃因其借争鸣以激荡思想、繁荣学术之优良传统为百世不可易者。逝者如斯——“鹅湖之会”早已超越了其具体论题，而逐渐凸显出其象征之意义：它所孕育的良好学术机制和所倡导的自由学术空气，在当代学术发展中日益体现出其不可或缺之重要性。拒斥异见，则必流于武断塞蔽，终使学术枯萎衰竭；众说争鸣，有望走向宽容多元，终使学术健康昌明。这一事关学术发展的“元问题”，与当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所关注的学术规范问题、学术创新问题、学术机制问题、学术“本土化”问题、“中国话语”问题等等，在时下复杂的学术语境中有着一一种发人警省、促人深思之历史—现

实关联性。所谓“赋新思于旧事”，“鹄湖学术丛书”接续于历史久远厚重的人文传统，而着眼于现实坚韧有力的学术建设，并深深期许于未来别开新局之文化前景。作为当代出版人，此等高远标杆，虽或有不能至者，但始终心向往之。

近十年以降，中国人文社会学科思想学术的“引进—模仿”色彩逐渐淡出，而“创造—参与”之追求日益凸显。历80年代之激越蹈厉、90年代之沉潜蕴积并经跨世纪苍茫心绪之过滤淘洗，中国学术正借全社会创新之主旋律而深入精进。新世纪清明宽阔的学术舞台，正期待着当代学术中坚勇毅担当、践履自任。“鹄湖学术丛书”试图在此推波助澜，激荡风气，以促成新世纪中华学术之“预流”。在这个大的出版宗旨之下，我们并不想从学科内容上为丛书划定绝对明显的范围——如果一定要说有所限制，那我们想可以概括为偏重于人文而扩大至整个社会科学；而从特质上说则不妨特意提出学术原创、中国话语、问题意识“三原则”，以此有别于充斥坊间之整理汇编类图书、简单译介类图书等，超越于重复堆垛而毫无新创之泡沫学术。

上承八百年前“鹄湖之会”学术民主之精神，适逢中国学术迈向繁荣新创之盛世，“鹄湖学术丛书”贯通历史当今，占尽天时地利，吾等编辑于此深感大幸，同时更觉有重责。志在学术之心意殷切，而常恨个人力气之绵薄，深恐有负士林学界之厚望，由此尤望天下学人同道乐于成人和之美，秉为学当有益于天下之公心，共襄此旨在提升中国当代学术人文境界之善举，庶几可望构筑一当代学术之“公共空间”。

聊作以上赘语，以为启动“鹄湖学术丛书”之开场锣鼓。

国功 景琳

二〇〇一年五月

目 录

编辑人语	1
第一章 引论	1
第二章 明清通俗小说语汇研究的作用	10
第三章 通俗小说中文字的正与俗问题	29
第四章 通俗小说语料校勘应注意的问题	47
第五章 多角度、多途径探讨语汇及其变化	82
第六章 词语多种字面的探讨	123
第七章 多种字面探讨的重要意义	152
第八章 词的俗音情况举例	185
第九章 近代汉语口语词不能拘泥于探讨本字	212
第十章 词语的变体考察和探源	221
第十一章 小说方俗词语考释	325
第十二章 词的几种俗写变化略说	363
第十三章 小说整理讹误举例	373
主要参考文献	384
本书字词索引	397
后记	414

第一章 引论

明清通俗小说中俗字俗语甚多,许多口语词直接沿用到现代汉语。过去由于通俗小说不登大雅之堂,对其语言进行系统研究的不多。黎锦熙先生在旧版《辞海》序言中指出:“五代北宋之词,金元之北曲,明清之白话小说,均系运用当时当地之活语言而创制之新文学作品。只因向来视为文人余事,音释阙如,语词句法,今多不解。”时代变了,今天使用白话文不再认为不雅,不再因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而遭鄙薄。近几十年来,对明清通俗小说的语汇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涌现了不少有代表性的专著,成绩可观。如陆澹安的《小说词语汇释》,胡竹安的《水浒词典》,王利器的《金瓶梅词典》,白维国的《金瓶梅词典》,周汝昌主编的《红楼梦词典》,吴士勋、王东明的《宋元明清百部小说语词大辞典》,尚有许多小说专书的词典,另外还有大量的词语考释的论文。小说语汇的专书研究主要在名著,对于大量的不是很著名的通俗小说研究还不是很充分,还需要加强。而小说词语研究的论文主要从语例的归纳概括来描写词义,更主要是在共时平面上的词义探讨,这些自然是重要的。从整个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来看,对语汇的动态演变的追踪阐释也很重要,解释其动因的论著显得薄弱。日本学者香坂顺一的《白话语汇研究》,对一些白话语词作了动态的研究。

当然,对于词义既要进行共时平面的考察,又要加以历时发展的探讨,难度是比较大的;而且对话词的动态演变阐释,一不小心,就容易成为谬误。虽知其有难度,但我们觉得总得有人去尝试。我们这里以明清通俗小说的语汇为研究对象,尽可能对一些词语的来源进行考释,对词语做一些动态演变的解释。目前有关近代汉语语汇的理论解释性的著作相对较少。如果与清人研究古代汉语相比,我们当前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状况就显得很不够,需要更多的人投入研究队伍,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从近几十年来,明清通俗小说的整理出版较为迅速,出现了大量明清小说的点校本。由于通俗小说俗字俗语多,而不少点校在文字方面径改成分较多,不能很好反映通俗小说的语言文字面貌,所以,我们研究时,尽量以较原始的刊本、抄本为研究底本。《古本小说集成》和《古本小说丛刊》中影印收录了为数众多的明清小说,我们尽量以这些本子作为研究对象,力图对通俗小说中的口语词的状况做一个考察,尽自己的能力,尽可能就词语的语源和演变给予一定的解释,注意在整个词汇体系的框架内去探讨具体词语动态的调整变化,并顺带对明清小说的整理的规则做一些探讨。限于精力和知识水平,我们不可能对所有的词语加以研究,只是选择一些字组,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人投入研究中来。我们深知,明清通俗小说的语汇,可研究的内容异常丰富,不断的研究会不断地引出各种问题亟待我们去解决。也许我们也只能就某些问题加以阐述,或者只是在某一角度提出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我们希望这样的研究应该对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是有作用的,对古籍文献整理和现代汉语文字规范均可提供有益的参考。

我们在考察明清通俗小说语汇时,将字面变化也纳入考察的范围。这是有我们自己的考虑的。词属于语言层面;文字本来属于书写系统,不属于语言层面,但汉语中语言和文字的关系瓜葛至深,有些地方,是字的层面还是词的层面,不一定很好确定。就拿

现代汉语来说,“谅不见怪”的“谅”,与“量入为出”的“量”,《现代汉语词典》是把它们当做两个词来看待。如果从汉语史的角度来看,大量的语料证明,“谅”与“量”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互相通借,估量、料想的意思既写“量”又写“谅”,如《古本小说集成》清刊本《北魏奇史闺孝烈传》第二十九回:“那些喽啰听见花木兰小姐之言,个个心惊胆战,自谅蛇无头不行,遂众口同声,俱说:‘情愿降。’”(页459)久而久之,大家不把“谅不见怪”的“谅”看成是个假借的写法。《古本小说集成》清刊本《于公案奇闻》卷五:“贤臣闻听,怒气冲冲,说:‘本院量你不肯实招。’吩咐:‘人来!夹起恶棍。’”(页253)《古本小说集成》吴还初《天妃娘娘传》第十四回:“果有妙法,还应重赏,其富贵不可谅也。”(页143)“谅”就是估量的意思。《古本小说集成》清刊本《万花楼演义》第六十回:“不期孝感神明,宽元(原)百姓征粮十载,大赦缙绅囚人,实乃恩德无穷无谅,是至神明感格,李后复得重明。”(页809)“无谅”即“无量”。《天妃娘娘传》第十五回:“顷已差人迎候道左,谅兄未必之知,彼香风拂馥,乃其时也。”(页152)《古本小说集成》清刊本《英云梦传》卷三《遣书生村儿窃帕会契友羽士留情》:“此生不独有才,而能虚心如此,不料汝二人事露,谅情不能容留。”(页158)同前卷五《赴秋闱儒生登榜 进京都难女逢仙》:“小生囊底一空,并无珍物,可留前日取错的那方绫帕,谅情未焚,还在小姐处,可以算了罢。”(页348)“谅情”即“量情”。《古本小说集成》明世德堂本《西游记》第十四回:“我老孙,颇有降龙伏虎的手段,翻江搅海的神通,见貌辨色,聆音察理,大之则谅于宇宙,小之则摄于毫毛!”(页321)“谅”字,今标点本《西游记》作“量”^①。

又如“華”和“花”,今天我们是将它们看成两个词,但如果从汉语史的发展来看,二者最初是正字与俗字的关系。《古本小说集成》明刊本《有夏志传》:“鹄山首曰招摇,临于西海之上,在西蜀伏山,山南之西头滨西海也。山上多桂,多金玉,有草如韭而青花。”

(页40)这是改写《山海经》的。《山海经·南山经》：“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有草焉，其状如韭而青华。”毕沅曰：“华，旧本作花，非，今改正。”按：“华”是正字，“花”是俗字。《法苑珠林校注》卷十四：“南有华园，可二顷许，四时发彩，色类不同。”②“华”字，碛砂版《法苑珠林》作“花”③。又《法苑珠林校注》卷十四：“人移华栽，别处种植，皆悉不生，唯在围内，方得久荣。”④“华”字，碛砂版作“花”。这说明当时“华”、“花”是正俗字的关系。宋代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五也指出当时的俗字情况：“磐幼从师学，年五十，始悟字多非。因发愤取诸字书订正之，益知世人书字讹谬为尤多。如：陈、陣，华、花，歷、曆，奉、俸，反主俗字，而违失经史之正。”⑤可见志磐认为“花”是“华”的俗字。“花”作为“华”的俗写，至少在南北朝时就已出现。清人段玉裁在《说文解字》“华”字条注曰：“俗作花，其字起于北朝。”《古本小说集成》清刊本《于公案奇闻》卷一：“幸遇善人，恶运今年交过，从此受享荣花。学生据礼直谈，不会哄骗。”(页14)而今天文字系统分工有所不同，如“中华”不能说“中花”，“花朵”一般不说“华朵”。

再说“纳”与“衲”，今天很多人都会认为它们是两个不同的词。《法苑珠林校注》卷十六：“山有三峰，如仰鸡足，尊者入中，结跏趺坐，作诚言曰：愿我此身，并纳钵杖，久住不坏。”⑥同上：“时迦叶波将纳钵杖，从中而出，上升虚空。”⑦“纳”字，《大正藏》本作“磨纳”，就是指紫磨纳衣。“纳”、“衲”是古今字。唐宋时期“纳”、“衲”处于过渡状态。俗写已有写作“衲”的。唐宋时期，在正统文人看来衲衣写作“衲”被认为是不规范的，但俗写流行。例如《大正藏》本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六：“师于三十年，唯着一衲，(原注：衲，非。)冬夏未尝释体。”⑧原注就认为衲衣写作“衲”是不规范的。又卷六：“师身相挺特，耳有重轮，顶有肉髻，牛行象步，不倚不斜。平昔御寒，唯一艾衲，(原注：《法华经》：‘衲衣在空闲。’律文谓之五衲衣，谓衲受五种旧弊，以为衣也。俗作衲字，失义。)缁纁之属，一切

不受。”^⑨今“衲”字已成为正字，说明俗字可以向正字转化。

还有的情况是人们对某一词的假借字，由于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了把那个假借字当做规范字面来使用，甚至淡忘了它的本字是什么。故本书把文字方面的变化情况也列入研究范围，这对于弄清古籍中的词义是有好处的。例如“夤缘”一词，古籍中习见，《汉语大词典》也收有此词，大家一般会以为“夤缘”就是规范的写法。《古本小说集成》清刊本《归莲梦》第三回：“焦氏便将家内银钱，与焦顺外边夤缘，焦顺进场，不知写什么‘上大人，丘乙己’在里头，便高高的进了一名学。”（页115）“夤缘”本字实为“延缘”，《说文》：“夤，敬惕也。”段注：“凡云夤缘者，即延缘；云八夤者，即八埏，皆双声段借也。”

有的口语词在相当一段时间字面并没有固定，有多种写法，也很难说哪个是其本字；还有同源词的问题，到底是属于文字层面，还是属于语言层面，如果不把文字变化考虑在内，有时不好处理。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提出“字本位”。我们未必就一定要持字本位的看法，但至少应看到汉语字与词之间的复杂关系，汉语有它自身的特点。我们也试举几例。

今天的“污”、“洿”、“淤”实际上有同源关系。《古本小说集成》娥川主人《炎凉岸》第七回：“一径到了巩昌府，不敢进城，先修下一封请罪饰非的情启，词极卑污，语带羞惭。”（页204）“卑污”是卑下、卑贱义。这里“污”义同“洿”。《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乾宁〇〇三《故博陵崔府君墓志铭》：“且夫语嵩衡之峻，非培塿之能知；论江海之深，岂污潢之所测。”^⑩这“污潢”即水坑，“污”字义同“洿池”的“洿”，《孟子·梁惠王上》：“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王力先生《古代汉语》：“洿，浊水不流。洿池，即池塘。”“洿”实际上是指凹陷下去的小水坑，“洿”字从夸声，而“夸”又从于得声，故“洿”或作“污”、“汙”，义同。《说文》：“汙，一曰：小池为汙。”王筠《说文句读》：“此义与洿同。”盖凹陷之地容易积水，故有小水坑义；积水的

水坑，自然可以作为池塘；浊水积在一起，自然有淤泥，故有污垢义。南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七：“道法师致书于省部曰：大法东播千有余岁，其间污隆随时，暂厄终奋，特未有如今日抑沮卑下之甚也。”^①这“污隆”喻指尘世沉浮。但不难看出，污本指大地凹陷低洼，隆指高山隆起，一高一低，喻尘世浮沉。《正字通·水部》：“污，污、汙、洿同。本作污。”又“圩”与“汙”、“洿”也是同语源的，《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索隐》：“圩音乌。顶音鼎。圩顶言顶上麻也，故孔子顶如反字。反字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傍高也。”“圩”今读 xū，实际上古代“污汙”、“圩圩”相同。“麻”字，《说文》：“麻，污裔也。”为凹陷、低下义。《龙龕手鏡》“顛”字注：“误，新藏作，字义合作顛，音雨，孔子头也，在梁《弘明集》第一卷。”即《弘明集》之“孔子反顛”。“顛”，即圩顶。《魏书·刑罚志》：“古人议无将之罪者，毁其室，洿其宫，绝其踪，灭其类。”^②这个“洿”就是动词。《古本小说集成》景宋残本《五代史平话·周史下》：“汴水自唐末溃决，埭桥东南尽为污泽。”（页273）“污泽”即池泽、洿泽。《古本小说集成》清刊本《万花楼演义》第六十回：“母后！岂有娘遭苦难，身屈污途，儿登九五，贵享万方？”（页807）《古本小说集成》景宋残本《五代史平话·梁史上》：“庞师古就清口下营，谋士王浩向师古道：‘营地汙下，恐有灌水之患。’师古恐其惑众，斩了王浩。”（页35）“汙下”即低下义。《灵宝刀》第一出：“只手握兵符，藐连城，混碓砭，可知黠货淤贤路。”^③“淤”与“污”是同义的。

如表示较量的“较”和“角”，现代汉语中一般是把它们看成是两个词，但如从词源上说，它们是来自一源的。《古本小说集成》明刊本余象斗《皇明诸司公案·韩廉使听妇哀惧》：“争长竞短，时反唇而相稽；较胜角赢（赢），日斗声而内讷。”（页69）又今一般写为“校场”和“比较”。对于平常人来说，一般会把“校”、“较”当两个词或语素来看待，这是因文字渐渐分割了本是同一词的东西，让人们

有“以字为词”的习惯。如果从语言的角度看,“校”与“较”是同一个词,一直到明清小说,还有混用的。《古本小说集成》清刊本《万花楼演义》第十八回:“再说次日是当今天子亲临较场看比,非全小故,御较场中打点得清清净净。”(页255)同前:“王侯大臣俯伏金阶,恭请万岁候御较场看比较武艺。”(页255)如果文字长期分用,今天我们就说“校”、“较”、“角”是同源词了。

口语词流行于民间,口语词往往有多种字面表现形式,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并没有固定词面。如“威吓”或写为“威喝”、“微喝”等。《古本小说集成》清刊本《小五义》第三回:“不料天交五鼓,正遇打更之人,五爷微喝:从此上院衙内,不许打更。”(页10)同前:“有你们坏事!若有刺客要将你们捆起,用刀微喝,你们怕死,就说出大人的下落。”(页10)同前第四十六回:“彭启早就教他们威喝的在月台前边跪下。”(页228)

譬如“碰”作为近代汉语口语词,还没有稳定的词面,故有多种写法,写作“抨”、“嘯”等。《古本小说集成》清刊本《小五义》第十五回:“不想展徐二人坠下去一抨,抨将矿子灰抨起,迷失二目。”(页65)《古本小说集成》清刊本《北魏奇史闰孝烈传》第二十九回:“原来瞒天纲盖熊见城上坠灯,一时摸不着头脑(脑),心中害怕,先要逃命,冤家路窄,就嘯见花木兰小姐。”(页453)“嘯”就是碰的意思。《古本小说集成》清刊本《醒世姻缘传》第三回:“珍哥不听见便罢,听见了,‘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碰头撒泼,叫一会,骂一会。”(页75)同前第七十九回:“打得他极了,他便照了人来头碰角抵,往往的伤人。”(页2146)这两例“碰”字,今标点本改为“碰”^②,实际上当时还没有固定的写法。“碰”字或写“撞”,《古本小说集成》美国印地安那藏本《绿野仙踪》第八回:“连忙跳下殿阶,扒倒在地,就是十七八个头,撞的地乱响。”(页167)今中华书局标点本“撞”作“碰”^③。《古本小说集成》本《绿野仙踪》第十八回:“林岱抱起了严氏,见半身竟是血人,到底妇人家,无甚气力,止是头上撞下